

經部

問辨録卷四

明　高拱　撰

論語

問觀過知仁先正謂聖人於有過中求無過然否曰非也本有過也而求其無過此乃賢人以下務為忠厚者之為非理之正聖人不如是也然則何如曰過是差失仁是用心之厚若果用心厚則其事雖差失而

其意則仁若果用心忍刻則其事雖無差失而其意却不仁聖人析理至精直觀本體本是過本是仁然過自是過其仁固在仁自是仁其過固在非謂仁必無過無過即仁也不仁必有過有過即不仁也彼此各不相掩安得謂於有過中求無過乎若以觀過知仁是有過中求無過彼微生高人皆以為直而聖人不與其直令尹子文陳文子子張以為仁而聖人不許其仁又豈於無過中求有過耶

問吾道一以貫之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其義如何曰貫之義人誰不知不用疑也惟是言一而不言其所謂一故門人疑而問之耳曰一者何也曾子曉之曰夫子所謂一者即學者之忠恕是也忠恕而天下之道貫矣曰忠恕何以為一曰理有一字而數義者有數字而一義者無忠做恕不出忠恕本自一事不可岐而二也故或專言恕此理也非遺忠也或言忠恕亦此理也非添一忠也非

一而何曰忠恕何以能貫天下之道曰子貢問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曾子之學獨得其宗乃其於大學也纔及齊家便説藏身之恕至於治國平天下只是一箇絜矩夫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皆是此理非一以貫之而何此曾子之學所以獨得其宗者也曰先儒以忠為一以恕為貫何如曰若然則是夫子曰一以貫之而曾子曰忠以恕之也語既不瑩義亦纒繞且一者定

理貫者虛位忠恕皆定理也安得以忠為一以恕為
貫乎曰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
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即
是而觀則一貫之實可見矣然否曰殊未瑩徹譬之
樹然千枝萬葉只是一根萬殊之所以一本也一根
而散為千枝萬葉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一貫之義則
不如此謂天下之事有萬其繁而吾所以處之者惟
一理以貫通之譬之索子穿錢錢數雖多惟用一條

索子都穿了非謂以吾心之一理散為天下之萬事

如所謂本立道生云也則何謂一本萬殊

問子使漆雕開仕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說之者何曰

悅其有為己之心進道之志也何以見得曰信道不

篤為名求仕此學之大病也而人不能免焉如子張

便要干禄子貢便要求止冉求便畫夫子所以屢嘆

也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

得也謂顔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而聖

人之情可見矣乃使漆雕仕而曰吾斯之未能信則是學專為己務求所以自信者而利禄不可以動正所謂患所以立學不至於穀不易得者也而其方進未已亦自可知故夫子悅之曰漆雕開已見大意何如曰孔子只是悅其為己之心求進之志皆切實事也大意謂何令人無尋覔處

問程子云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或能勉

之仁則非所及也然否曰我不欲人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與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何異而以為有仁恕之别乎曰朱子云無者自然而然勿者禁止之辭所以為仁恕之别曰無友不如已者無欲速無見小利固皆禁止辭也與勿何異而遂以此無字為自然乎亦只是恕耳蓋子貢以恕自任而孔子謂其非所及也曰子貢固不優於恕乎曰恕之道大矣曾子之學忠恕而已矣子貢問有一言而可終身行

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問仁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使子貢而優於恕也則夫子何為惓惓若是

問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註云文章德之見於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然否曰夫子之文章夫子之雅言也如詩書執禮是也於威儀何與且威儀何以言聞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世儒有云謂其言性與天道則非默然矣而子貢言其不可得聞者非真不得聞也聞之而不能解則是不聞非聖人

有與言有不與言也然否曰子罕言命與仁非言之而人不知爲罕言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非吾固語之而中人以下者雖聞而不知爲不以語也後儒如此曲說甚多乃自以爲窮理遂將聖賢明白之說入於晦昧不通之境則亦無貴於窮理也已曰楊氏有言歐陽永叔謂聖人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然乎曰永叔文人耳原不知性然此言却不甚差夫性與天道之不可得聞也命與仁之罕言也則性非

所先顧不然乎聖人教人有序夫豈若後世儒者不問人之高下學之淺深開口便說性乎晦翁作小學以訓童蒙首曰元亨利貞天道之常仁義禮知人性之綱夫元亨利貞天道也仁義禮知性也性與天道在聖門學者尚不得聞而乃以為訓蒙之第一義是謂教人性所先矣乃其與聖門之教不有異耶

問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是怕聞否曰未行而惟恐有聞者是急急於行務早完其所已聞者以為

再聞之地以裕繼行之力也則既行而惟恐不聞可知矣

問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吳氏曰數其事而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如何曰後儒成心未去每事苛求自大賢而下皆不免焉夫謂之數事而稱者必以某事見其恭以某事見其敬以某事見其惠且義乃為數事而稱今曰行已恭是無往而不恭也事上敬是無往而不敬也養民惠使民義是無往而不惠且義也行

已事君治民之理具矣則何謂數事而稱子不云乎君子道者三君子之道四豈亦數事而言猶有所未盡者歟且大學稱文王之敬止亦惟曰為君止仁為臣止敬為子止孝為父止慈交人止信五者而已將亦謂數事而稱者歟曰子產之才不勝其德其於聖賢之學則槩乎其未有聞也何如曰槩乎未有聞者謂全未聞也聖賢之學以孔子為宗如曰恭則不侮曰事君敬其事曰惠則足以使人曰好義莫敢不服

斯非孔門訓旨歟子産有焉惡在其為縣未聞也

問子張未識仁體以其小者信其大者何如曰仁與忠清不可以大小論蓋仁乃心德而忠清則事跡之可見者也若能純乎理而無私心則忠清便即是仁不然亦只是忠清而已故仁只在心上看不在事跡上看子張未識仁體乃以事跡而信其心耳非可謂以忠清之小者而信仁之大者也仁無大小茍純乎理更小可以為仁茍不純乎理更大不可以為仁故有

至小之仁有至大之忠清然忠清而不知其心任他多大只不是仁也曰子文相楚所謀者無非僭王猾夏之事文子既失正君討賊之義又不數歳而復反於齊焉則其不仁亦可見矣然否曰此亦事跡云爾曰未知焉得仁者謂未知其心果何如焉得遂謂之仁非即謂其不仁也若使子文不謀僭王猾夏之事陳文子終身不反於齊可即謂仁乎亦仍是未知焉得仁而已矣若果得理之正而出諸本心之真則雖

有憂有樂不去父母之邦其仁固有在也曰仁者固有喜慍且不去亂乎曰孔子攝相事有喜色箕子不去殷固各有謂也而形跡何與焉子張以事跡信二子之仁而晦翁以事跡證二子之不仁其為未識仁體均也曰仁體何如曰知過可以觀仁而忠清未可以知仁則知仁矣噫微矣哉

問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謂何曰季文子蓋多慮多疑不能自決每事必三思而行故夫

子矯之耳曰思至於再果皆可遂行乎曰善哉問聖人之教因人而施由也兼人則教以有父兄在求也退則教以聞斯行之文子不患不思而患多思故矯之如此如遇寡思之人又必别有教亦不如是之云矣何以故曰思也者求以得其理也如一思即得焉用至再如再思不得可遽已而聊且行乎若曰不論已得必至於再不論未得必止於再則非聖人之意矣死欲速朽為桓司馬言之也制於中都四寸之棺

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喪欲速貧為南宮敬叔言之也適荆而先以子夏申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再斯可矣為季文子言之也告哀公而曰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以斯知非必止於再也曰宣公篡立乃不能討反為之使齊而納賂焉以為三思之驗然否曰此與三思何與乃牽合以為證耳使齊納賂是其不善之事非多思所致豈其一思不納賂也再思不納賂也至於三思則私意遂起即為納賂

歟曰為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為善矣然否曰

心之官則思有心必有思也人心有邪正則所思有

善惡彼惡人者奸計百出非思孰為之故思也者君

子以成其善則曰睿則可以作聖小人以濟其惡乃

至於亂四海而無已故曰思無邪若謂有思則為善

矣則是有思即不邪矣而何以又曰思無邪乎

問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

不可及也知何以反不如愚曰明知曰知昏愚曰愚

此知愚之大分也不曰大知若愚者乎善問直窮到底子貢之知也與言終日不違顏子之愚也然子貢之知去顏子之愚則遠矣知此則知夫子知愚之說曰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然否曰有事可見之謂知若無事可見則庸人矣焉得知蓋有道之時事皆可為而無所顧忌言皆可盡而無所避諱正君子明目張膽知無不為之日於是是則曰是非則曰非當行則行當止則止曉然辨别而

各得其理人皆見之所謂知也是雖難能然凡見理之明者亦能之故曰其知可及也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皆知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為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然否曰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皆知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為者乃是以身狥國之事非所謂愚也死天下之事易成天下之事難若徒盡心竭力不避艱險而無所妙運於

其間則何以能保其身能濟其君亦止是死事之臣而已死事之臣不忘喪元者亦能之何謂不可及不可及者謂非人之所能為也然則何如曰知也者明用其知者也愚也者暗用其知者也非有確然不易之心何以擔當險難非有超然獨運之才何以調酌機宜蓋艱貞沉晦以濟時危國喪而必圖其存則挺身任之若不知有利與害君患而必圖其免則迂身為之若不知有是與非於所難處則容致其忠而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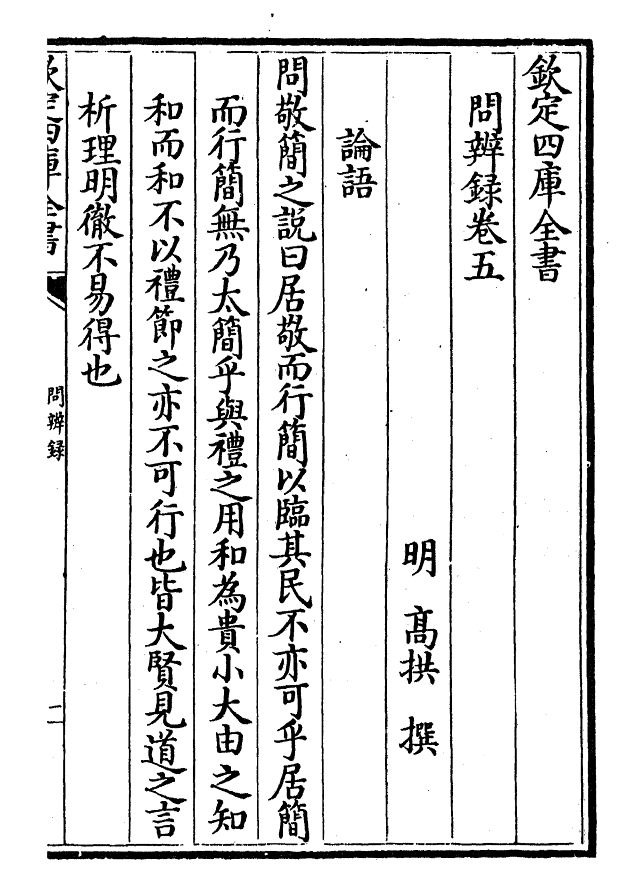
以露於所難言則獨苦其心而不以明若箇昏愚之人一般卒之禍亂潛銷國家安定而人皆莫與之爭不識其故此乃用知至深高出衆人之上者而後能為之也不然則非安於浮沉而無以濟事則必激於形跡而反以敗事其何足以語此乎蓋明以成天下之事易暗以成天下之事難成事於無事之時固難成事於多事之時則尤難矣故曰其愚不可及也

問微生高乞鄰與醯厥意亦善且係細事爲用深誅曰

為人之理始諸立心立心之本在於忠信苟有不實便欠光明便為心害如子路使門人為臣意豈不善然事非其實猶為行詐況微生之流歟故幼子示勿誑防其偽也曰事皆從實可謂直乎曰又自有道如訐豈不直然非直也證父攘羊豈不直然非直也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不直矣乃何直如之要諸立心何如耳學者更須識得曰聖人觀人於其一介之取與而千駟萬鍾從可知焉然否曰好名

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羮見於色觀人正在微處不在大處大處人皆矯飾底藴如何見得微乃人之所忽故有可見者焉固知乞醯可以觀人而千駟萬鍾翻不可以觀人也

問辨録卷四



問辨録卷五

明 高拱 撰

論語

問敬簡之說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與禮之用和為貴小大由之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皆大賢見道之言析理明徹不易得也

問冉子請粟原思辭粟其義謂何曰二子之事非一日
為也夫子教之亦非一日之言也而門人乃並記之
固有深意學者所宜思而得其理也何以故曰天下
吝與貪者多人惟惡人之吝與貪也故見有能予者
能辭者即以為善而不能擇其是否然不知聖人自
有大中至正之理苟得其理則雖堯以天下與舜非
傷惠也舜受堯之天下非傷廉也不然則一介不予
諸人矣況於五秉乎一介不取諸人矣況於九百乎

故二子雖能予能辭亦止愈於吝與貪者耳而不得
其理則亦不得以為是也而况於吝與貪者乎葢君
子之於辭受取予也必有道焉而不可以執著有所
執著則非惟取不可也予亦不可也非惟受不可也
辭亦不可也昔夫子嘗脱驂以賻人矣乃顔淵死至
有喪予之慟而顔路請車不以與也嘗為魯司寇攝
相事矣而未聞其辭禄也此聖人中正之矩也二子
皎皎之行葢賢者之過正所謂不知所以裁之者也

故夫子特為裁之而門人合記之以示聖人中正之訓其意亦自可想於此見處事貴當苟不當雖善事非學也行事貴實苟務形跡雖善事非學也曰張子云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矣然否曰以用財言其義甚淺非門人並記之旨也曰毋禁止辭然否曰若以毋為禁止辭則以與爾鄰里鄉黨乎不成文理矣葢曰毋亦與爾之鄰里鄉黨乎而何以辭為也

問三月不違仁何如曰只是言其久耳曰天道小變之

節然否曰正不須如此說豈以顔子之仁按節候而不違乎又豈以顔子為仁之力止可三月而過此便不然乎曰三月不違者猶云三月不知肉味也猶云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三年學不至於穀也皆言其久非是真有時期也而後人遂以三月三年執定言之則誤甚矣曰顔子雖亞聖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然歟曰此更不可也夫夫子稱顔子不違仁也而今乃曰不能無違也夫子稱顔子三月不違也而今乃

曰三月之後違也斯豈惟不得聖人之意亦豈所以語顔子者哉孟子曰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豈亦可曰舜雖大聖猶不能慕於五十之後乎

問子謂子夏曰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解曰君子儒為己小人儒為人然否曰子夏聖門高弟篤信謹守安得遂為為人之小人夫君子才德出衆之稱君子儒者謂通儒也大儒也小人儒者拘儒也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士焉者也子夏規

模稍狹夫子恐其未廣大也故敎之

問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註云反奔而殿故以此言自揜其功何如曰故是詭也本自有功而故揜之是不情也詭故不情聖人何取焉伐固惡德然不情之病甚於伐微生乞醯聖人以為不直乃今取人之不伐而遂以取人之不情必不然矣然則何如曰有奔而殿之跡而亦有馬不進之實可據以為功矣乃不以為功而道其實

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故曰孟之反之不伐也曰奔殿入門人皆屬目而歸功焉乃不敢自居而姑以此言應之則何如曰於理亦得孟之反當時或是如此亦未可知但曰故為此言以自揜其功則甚不可不情為心害甚大學者不可不察也

問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果然乎曰非也謙已誨人乎曰非也然則何居曰天下之

理無窮聖人望道未見其好學無已之心自視常若有不足耳果不能非聖人也自以為能非聖人也設為之辭以謙已誨人亦非聖人也

問束脩以上曰執贄相見束脩其至薄者然否曰束脩未詳不可强解若以為執贄相見則斷乎不然聖人教人之心無窮無往非教豈待執贄以來而始教耶

問夷齊求仁得仁伊川云只讓國亦是清節故稱之曰仁然否曰仁以心言謂出乎心之真合乎理之正也

非以清節言也伊川門人曽問令尹子文之忠陳文子之清使聖人為之則是仁否伊川曰不然聖人為之亦只是忠清夫聖人為之尚不是仁而夷齊為之乃却是仁乎且未知焉得仁謂未知其心焉得為仁非必謂其不仁也若使聖人為之自是出乎心之真合乎理之正安得不謂仁乎故知聖人之忠清却便是仁而夷齊之仁乃取其心非謂清便是仁也

問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然否曰夫子

生知之聖更何待言然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則又實是好學且下學上達所以益其神智者又無窮也聖人心不自聖故自見其好古敏求也則直以為好古敏求而已矣不自覺其為生知也且自古聖人其孰不學孔子以天縱之聖而又好學之至此其所以集羣聖之大成生民以來未有盛焉者也

問子不語怪力亂神何意曰怪方懼人之惑也力與亂

方懼人之逞也自不可語神非人之所能知故亦不語也曰不語而已記之謂何曰正唯聖人能不語也譬如伊川先生每遇恠異之事必多費辭說力破其無意豈不善然無證之辨立定說於不可知之中翻以啓人之不信故知不如不語之為妙也且又如海島上遠處必有無種之人生於其間又如世上實有杜詩病心之人自相感通故平日雖不識字亦能背得出諸若此者皆不語可矣曰陰陽不測之謂神窮

神知化德之盛也何謂不語神曰此易理之精微故於繫辭一二言之耳平日語言何曾及此然平生止此一二言則其不語又可知矣

問三人行必有我師何如曰此言師道既甚廣而又甚近令人心目豁然書曰德無常師主善惟師言師之廣也然猶專指善言也至於惡亦可師則師益廣矣同行即有師則師益近矣葢道無不在則心無不在心無不在則學無不在為勸為戒觸物皆然有餘師

也而亦何常師之有曰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是否曰三人同行安得便有一善一惡或皆善或皆不善或一善一不善或皆不善而就中有一善或皆善而就中有一不善皆是也

問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言其不能違天害已也何乃又微服過宋曰天命有所當安人事有所當盡使天命不能安則遇禍之來此心無主徒爾倉皇何益使人事不能盡則觸冒禍機自喪虎口亦立乎巖

牆之下非正命者矣故必安命而又盡其人事乃為聖人之道也彼遇禍則虧義喪節以圖茍免者固不足道至於迂腐之流義無所取而輕試殞身又所謂驅而納諸罟擭陷穽之中而莫之知辟者也可謂知乎曰伊川云今且說聖人非不知命然於人事不得不盡便不是又云孔子免匡人之圍亦茍脫也何如曰輕生於桓魋匡人將何為斯言也不可以訓

問丘之禱久矣謂何曰夫子之意以為禱也者持悔罪

之心以祈神之佑者也若我素無此心則今日固可用此心以禱然而某也平生敬畏天命兢兢業業惟恐得罪於天地有負於神明葢無日不然也禱不過此心而此心之存非一日矣其在今日又以何爲禱乎故曰某之禱久矣曰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何如曰若然則是聖人自負其聖以抗於神明也非聖人之心也

問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

鄙倍矣何如曰斯字有力言纔動容貌就要遠暴慢纔正顔色就要近信纔出辭氣就要遠鄙倍葢君子之道只在脩身脩身之事最要緊切不可放些空鏬也

問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其說何如曰必是誠與才合纔能如此有誠無才必且執滯而不通何以濟事有才無誠必且遷就而無定更以僨事君子才德出

衆之稱故必才德出衆者而後能如此也曰必有斯人乃可為國世胡無意於斯人曰固也始予叅政府時典銓者來謁事因請於予曰欲為國求人弗得奈何予曰何何人哉若所欲用者曰謂緩急可恃以定人心安社稷者也曰豈非古所謂托孤寄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者其人歟曰然曰若志則大矣然有之亦弗能用也何以故曰可托孤者必其貞慤而弗渝今有慤弗渝者則必以為戇可寄命者必其任事而弗避

今有任弗避者則必以為專臨大節而不可奪者必其持正而不撓今有正弗撓者則必以為氣難近也是故衆皆惡之即在位者且咻去之矣天下見其咻去也則必以為懲父戒其子兄戒其弟惟恐類若人以速禍也苟非特立之人確乎不可拔者其孰能弗變焉而若人者則愈鮮矣至如巧言令色足恭孔子之所耻也今有巧言令色足恭者則必以為和易謙謹人也匿怨而友其人孔子之所耻也今有匿怨而

友者則必以為渾厚不露盛德人也是故衆皆好之即在下者且進達之矣世見其進達也則必以為勸父詔其子兄詔其弟惟恐不類若人以諧時也苟非特立之人確乎不可拔者又孰能弗變焉而若人者則實繁矣今子之所欲用者托孤寄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之人也而子之所尚者巧言令色足恭匿怨而友之人也然則巧言令色足恭匿怨而友者固可以托孤寄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乎故曰有之亦弗能用

也非惟弗用也且風之矣

問弘毅章曰道遠是足任重之意死而後已是足仁以為已任之意曰註云非弘不能勝其重非毅無以致其遠何如曰如此則破碎破碎則支離而失其完理矣何以故曰弘而不毅可以任重乎毅而不弘則道遠者何物耶葢曰士必弘毅乃可以任重而道遠非謂弘任重而毅致遠也

問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何如曰此教人為學之法也

詩可以興學者當興於詩禮可以立學者當立於禮樂可以成德學者當成於樂猶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云爾也曰學之序何如曰初學不習禮乎中不讀詩乎成童舞象亦為學之終乎曰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於詩而得之何如曰若然則未有詩時人固不興耶葢好善惡惡之心人皆有之但見善事纔去好見惡事纔去惡不能常常發見所以良心不能常在詩有善惡有美刺

言語又能動人學之則好惡之心時常感發故教人學詩以為啓發良心之助非謂興必由詩無詩必不興也

問大哉堯之為君章曰巍巍乎惟天為大唯堯則之而其所以則天者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其德之盛也如此巍巍乎其有成功也而其所成功者煥乎其有文章其業之盛也如此皆極賛之辭故曰大哉堯之為君也曰朱子云堯之德不可名所可見者此耳尹氏

云所可名者功業文章巍然煥然而已何如曰安得如此說帝典曰放勲光被四表格於上下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功業若此其盛也何以曰所可見者此耳巍然煥然而已乎譬之天然其德不可名也而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其功也可亦曰所可見者此耳行焉生焉而已乎曰堯之德何如曰書云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乃聖乃神乃武乃文其德也曰若是則何謂無

能名曰禹臯陶則見而知之凡此者皆禹臯陶之言也曰民無能名者謂凡民耳帝力何有於我是也

問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也已矣何以見其為至德曰太王實始翦商肇基王跡於是乎傳位季歷以及文王人心繫屬已久天下即可取矣乃不取文王為西伯光於四方顯於西土天下之人歸心焉天下益可取矣乃猶不取非惟不取也而固以服事殷止於敬者自如也非至德而能如是

乎曰孟子云取之而不恱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何如曰人心歸向如此豈謂取之而不恱乃文王只是自守臣節不論事勢何如畢竟只是不取此所以為至德也文為至德武之所以未盡善也曰孟子何為如此言曰孟子為伐燕之事乃設論若此葢借言也若明説取之恱而文王不取則燕不必伐矣曰三分天下有其二解云率紂之畔國以事紂荆梁雍豫徐揚也惟青兖冀尚屬紂耳然否曰此文

王為西伯專征伐天下有不服者文王必為征伐之是為率畔國以事紂三分天下有其二是言人心皆歸文王以天下大勢言之已有三分之二云耳非真畫地而分也紂尚為天子荆梁雍豫徐揚固紂之土宇版章也豈遂皆不屬紂乎文王聖德青兗冀之人固亦有人心也豈遂無一人歸文王者乎要之天下皆紂之天下而人心則大半歸文王也故曰三分天下有其二而後人遂分六州以實之則非矣且當時

天下九州固如此分向使為十州也又何如分乎儒家拘泥强説乃如此

問辨録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問辨録卷六七

詳校官太僕寺少卿臣李廷欽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莊通敏

校對官中書臣田尹衡

謄録監生臣鍾浩

問辨録卷六

明 高拱 撰

論語

問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註云美其學之博而惜其無所成名也然否曰無所成名者謂人莫得而名也何謂惜若以為惜則所謂民無能名者亦惜之歟葢既曰大哉孔子則所謂博學而無所

成名者皆所以贊其大也此亦知聖人者之言而朱子以為達巷黨人何足以知聖人故特加一惜字以為不知聖人者之辭而又見下文執御之説故以為惜其不成一藝之名則非矣曰執御之説謂何曰孔子於此欲自任則人之譽己何以便任欲不自任則本是如此又何以辭故直以謙承之曰吾執御矣若不喻其意者然然其實亦自任之意也曰何以見得曰聖人言須明盡不盡不止恐人之不得其理也太

宰曰孔子聖者歟何其多能也子聞之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既言所以多能之故而又言聖人不在於多能是所以明其理也若果達巷黨人是惜其無所成名則又必將曰君子可以一藝名乎哉君子不器固不可以一藝名也云爾矣豈肯徒曰執御而遂無以明其理乎

問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孔子何思鳳鳥河圖

曰孔子非思鳳鳥河圖也鳳鳥河圖伏羲舜文之瑞

孔子思伏羲舜文之君而不可得見又不可以明言故思鳯鳥河圖以寓思伏羲舜文之意使其得伏羲舜文之君而事之雖鳯不至圖不出固不思也使其不得伏羲舜文之君而事之雖鳯鳥至河圖出猶夫思也譬如堯之世無河圖禹之世無鳯鳥若孔子得生其時相與都俞一堂共成雍熙之治將亦思鳯鳥河圖乎固知其必不思也曰吾已矣夫之謂何曰明王不興天下其孰能宗予則吾亦已而已矣夫子之

文章知其巳矣是否曰此又泥於鳳圖之說故以文章言然而非也孔子意不在鳳圖也謂不能行道也

問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何如曰見冕衣裳者而敬人之常也若夫見齊衰者與瞽者而敬則非聖人不能也曰少當作坐何如曰雖夜必興不言寢而寢可知也變色而作不言坐而坐可知也今既謂之作則坐何待言還是雖少必作於理為正鄉黨亦記此曰雖狎必變雖褻必以

貌其義一也

問高堅前後語道體也聖人之道無窮盡無方體然否

曰非也此顏子歎其始學之時無所適從如此仰之則彌高鑽之則彌堅瞻既在前忽又在後莫得而據也賴夫子循循善誘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吾乃有所持循得竭才以求之而見其卓爾非復向者高堅前後而不可即矣然雖欲從之而又不可得也則其悅之深求之切必欲造乎聖人之域槩可見矣夫觀彌

高彌堅瞻前忽後之說乃是不得適從之意豈云道體

問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註云事愈卑而意愈切葢謙巳誨人之意也然否曰聖人之心至明至密稍有過處則便覺得覺得便言乃心口自相為語人不得而知也曰豈以聖人亦為酒困乎曰他人只在形跡上看必待沈酣顛頓然後為困聖人在心上看若稍多一酌稍過

其則便自知之便曰不為酒困何有於我若自他人視之依然動容中禮何有一毫差錯此正聖人極精細不可及處故曰心口自相為語人不得而知也若以聖人故為此言以誨人是不情矣不情非聖人也

問可與立未可與權權之義謂何曰難言也夫權稱錘也本不可以言道而道之妙用有似乎此故聖人借以言之今必審察乎稱錘之所以為用者而後可以言道之權苟有一毫弗類稱錘者即非權也曰自漢

以來無人識權字然乎曰詎止漢人即宋人亦未識得葢皆以為常則守經變則行權故其為言且開且合而不得其理也然則何如曰經者稱之衡也斤兩各具星子有定而不可易如父子之必親君臣之必義以至其他莫不皆然者也權稱之錘也往來取中變通而不窮如親務得乎親之正義務得乎義之正以至其他莫不皆然者也葢無常無變無大無小常相為用而不得以相離若謂常則守經變則行權是

常則專用衡而不用錘變則專用錘而不用衡也而可乎曰伊川云權者經之所不及也經者只是存得箇大綱大法正當的道理而已其精微曲折處固非理之所能盡也所謂權者於精微曲折處曲盡其宜以濟經之所不及爾然乎曰於義未瑩夫權以稱輕重非以盡細微也正理所在莫非經稱之而使得輕重之宜者莫非權孰為專立其大孰為獨盡其細孰為之闕孰為之補若曰經可自用用之而有所不及

則以權濟之是謂衡可自用用之而有所不及則以
錘濟之也而可乎又云能權乃知道然乎曰倒言矣
得道之深乃能權也又云權多害誠臣貴正不貴權
然乎曰權者聖人之用用以協義何為害誠且正是
如何權是如何人臣而不知權則何以酌緩急稱輕
重事君治民處天下之事而得其正乎彼所謂害誠
而不足貴者乃是揣摩捭闔者流不可謂權也曰考
亭云經者萬世常行之道權者不得已而用之須是

合義又曰權者不得已而用之大槩不可用之時多何如曰斯言愈遠夫謂經乃常行之道權則不得已而用之是謂衡乃常用之物錘則不得已而用之者也謂權之於事不可用之時多是謂錘之於稱不可用之時多也而可乎且義即是經不合義便是拂經拂經便不是權非經之外別有所謂義別有所謂權也又云經自是經權自是權但漢儒權變權術之說非聖人之所謂權爾何如曰權自是權固也然不離

經也經自是經固也然非權不能行也彼漢儒權變權術之說乃是無衡之錘無所取中故其旁行也流亦任其詭竊而已何可以為權也又云漢儒反經合道之語却說得經權二字分曉但說權遂謂之反經一向流於變詐為權則非矣何如曰經是何物道是何物既曰反經安能合道既曰合道何謂反經若曰反經可以合道是謂背其星子而可以得其分兩也有是理乎其說經權二字非惟原無分曉縱使其不

流於變詐亦自不是權也曰子必以稱錘為言何也曰其本義如此而聖人取用之意本是如此不然則不可以為稱之錘亦不可以為道之權矣蓋經乃有定之權權乃無定之經無定也而以求其定其定乃為正也予嘗典試春官以權策士而為文以明其說今録於左

問孔子云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則是權者聖人之事而學聖人

者所當知也自今言之權固一物也而以之言道何取義歟且聖人直言權耳後儒乃以經權並稱果一事歟抑二事歟彼反經合道之說其謬固不足辯獨謂常則守經而變則行權然歟否歟夫權以達變固也至於居常之時其人倫物理雖至纖細莫不各有當然不易之則然所以各當其則而無過不及之差者果孰使之然歟且善用權者莫若孔子今觀其動靜語默孰非權者果何分於常變歟程子謂權即是

經是矣而朱子則云經權亦當有辯果孰為定論歟
乃世又有所謂權謀權術者其為害甚大亦可謂之
權歟夫權信難言然聖人之權既所當求非聖人之
權又所當擇則不可以無言也諸生誦法孔子或有
得其說者焉其明著於篇用觀所見
學聖人者必知其道之所在而求以至焉可也譬則
射然儀的在前躍如而有見也於是運其巧力則有
能中者矣茍儀的之不知而漫焉以射則用力愈多

而去儀的也愈遠苟知之而力弗至猶弗知也夫學亦有儀的焉孔子云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夫權也者圓而通者也是聖人之事而學之儀的也聖人圓而學聖人者以方始而方可也終而愈方焉則遂失其圓也聖人通而學聖人者以一隅始而一隅可也終而止一隅焉則遂失其通也夫學不至於聖人非成也不能權非聖人也非圓非通不可以與權也而不知所以求

不求所以至非學也請先言權之義夫權者何也稱錘也稱之為物有衡有權衡也者為銖為兩為斤為鈞為石其體無弗具也然不能自為用也權也者銖則為之銖兩則為之兩斤則為之斤鈞則為之鈞石則為之石往來取中至於千億而不窮其用無弗周也然必有衡而後可用也故謂衡即是權權即是衡不可也然使衡離於權權離於衡亦不可也葢衡以權為用權非用於衡無所用之分之則二物而合之

則一事也故有言衡而不言權者焉如曰律度量衡是也然而權在其中也有言權而不言衡者焉如曰權然後知輕重是也然而衡在其中也何者二物而一事者也夫權也者既以輕重言則是無常變無巨微而無不為之低昂者也非謂不得已始用之而得已可不用也一時無權必不得其正也非謂鈞石始用之而銖兩可不用也一物無權必不得其正也斯權之義也知權則知聖人矣夫聖人之所以用權者

何也試觀之易夫竒之為陽偶之為隂陽以健施隂以順受人所知也然陽或變而之隂隂或化而之陽剛或推而為柔柔或往而從剛其理不可定也是故事以位異則易事以當位法以時遷則更法以趨時故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聖人以此神明其德定天下之吉凶而成天下之亹亹者也故曰巽以行權夫巽風也風之為物至動而不拘至速而不滯至徹而不隔故稱巽焉謂其委順而

周至也故可以行權焉是故以決是非以定可否以成變化以通鬼神始之乎一心而放之乎六合莫之能違也權之用大矣哉非聖人其孰能與於此奈何後儒之不達也於是有反經合道之説夫物各有則經之謂也稱物而使當其則權之謂也聖人言權不言經非遺之也言權而經在其中也聖人以權行經而漢儒以權反經其謬無足辯也獨謂處常則守經遇變則行權而其説至今因之信斯言也是經權

之異用也彼所謂經也者非子思大經孟子反經之經歟其為經固也而乃為之經綸焉類聚羣分而各得其理焉反焉而得其正焉非權孰為之者而獨謂為處變之物哉故程子曰權即是經自漢以來無人識權字為此也雖然經也者立本者也猶之衡也權也者趨時者也經以權為用權非用於經無所用之者也故謂權不離經也則可而曰權即是經是曰權即是衡也此朱子所以又有經權亦當有辨之說也但

猶謂權為處變之物故引孟子嫂溺援之以手為證夫嫂溺援之以手權之易見者故直謂之權也若夫男女授受不親禮也而亦非離權也何則人之授受未有不親者也而獨男女則不親焉何也嫌也不嫌則授受親嫌則授受不親非權而何是禮之正者亦由權而正也而曰權而得中是為禮也是徒以權之得中者為禮而不以禮之得中者為權乃似又猶有遺說也故程則言其一事然而非一物也朱則言其

二物然而非二事也以盡其義合二子而後可者也斯義不明而世之言權者大抵皆稱古人不得已之事如舜不告而娶之類夫不得已而為處者易見者也權固也然而天下之事豈皆不得已而後為處者乎其日用彞倫之際雖至纖至細莫不各有當然不易之則使非權以稱之果能各中其則而無太過不及之差乎否也則安可謂變則用權而常則可不用也且權之説出諸孔子請即以孔子論其墮三都誅

侏儒權也處其變固也若夫可仕而仕可止而止可久而久可速而速非權乎不然將無有可仕而止可久而速者乎此猶其大者也若夫入而鞠躬出而與與上而誾誾下而侃侃非權乎不然將無有當鞠躬而與與當誾誾而侃侃者乎此猶可指言者也其曰無意無必無可無不可從心所欲不踰矩則無時無處無非權也是日用而飲食者也由是觀之權之為用常耶變耶無不有者耶固可得而識也而世之君

子徒曰權者濟一時之急非悠久之用居常無事則
置諸空虛之地遂使聖人大中至正之極旁行順應
之方虛靈洞達之機精邃淵微之旨晦塞不明於是
大道隱曲學興膠柱一偏之説守株一節之行東嚮
望不見西牆南嚮望不見北方而不知其合之圓也
從箕子者以比干為愚從伯夷者以柳惠為褻而不
知其會之通也雖稱有道術者亦不過下守局士之
軌非不為貞然不免於諒也非不為禮為義然不免

於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也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差之千里謬以無算而大人之事不復見於天下矣雖然權可易言哉察之幽渺定之纎忽非至明弗能也為一為兩叅伍錯綜非至變弗能也觸幾而應倏彼倏此非至熟弗能也放越人游者殘其軀代大匠斵者傷其手是可與下學道乎然越人之游不可效也而遂謂世無越人不可也大匠之斵不可代也而遂謂世無大匠不可也適道難於學非謂學可不適道也

立難於適道非謂適道可不立也權難於立非謂立
可無權也夫學至於立可不謂有得歟然而成心未
化終有翳於鑑空圭角尚存終有礙於圜轉明非先
物何以制變於未形智不通方何以當機於猝至以
之行已則精義之用窒以之經世則彌綸之道乖聖
人之德業謂若是乎哉是故不可以無權也夫誠者
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權之至也誠
之者明善而誠身者也所以求為聖人也明善貴乎

虚心心虚則理融理融則識達誠身在於克己己克則氣順氣順則德弘求之以問學練之以事行會之以深思涵之以積養查滓既盡自圓自通繇是為仁義之宰攝為禮樂之宗正無不可矣化不可為始諸可為神不可知始諸可知惟所適者正而不已其功未有不幾者也中庸一書為下學而作其言無過不及隨時取中皆權說也而特未揭乎權之名學者襲口耳昧心識言中庸而不言權不知中庸之即權也

非謂誠之者不可以至也雖然權亦不同焉有用之於謀也者則為權謀有用之於術也者則為權術彼其竊變通之似以濟其揣摩之私而競逐於功利之間則能使天下多事故有惡於權也雖然弓矢戈矛天下之利器也良民以之禦寇而奸民以之為寇苟徒以良民之禦寇也而遂縱於奸民可乎苟徒以奸民之為寇也而遂禁於良民可乎顧視所用何如耳奸民之權既任之而不知擇聖人之權又畏之而不

敢求是常使御冦無具而為冦有資也是故天下鮮
通儒而竊之者則肆矣孟子云所惡於智者為其鑿
也如智者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夫所惡於權者
為其竊也如權者皆出乎所學之正則權亦大矣夫
是則可與語權也已矣
問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是時人之
言否曰明是子曰如何為時人之言曰孔子如何以
先進為野人曰聖人之言虛靈洞達意常在於言外

學者當求其意不可滯其辭也然則何如曰孔子不欲遽言時俗之弊故為此說葢曰世之尚文久矣而文之盛也甚矣以視先進禮樂朴而不文殊覺粗拙不其野乎以視後進禮樂文物煥然殊覺都美不亦君子乎雖然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寧野可也即此便是傷今思古之意正而不激何等渾涵活潑令人躍然深省曰朱子何以謂為時人之言曰聖人詞有抑揚而意常微婉朱子於此宛轉不來以為聖人不宜

如此言也故直以為時人之言而孔子斷之耳然不知時人都要那等我却要這等畢竟是朱文公氣象非孔子氣象也曰子云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如何今又從先進伊川有云救文之敝則從先進此不必泥從周之說何如曰從先進即是從周夫周至孔子七百有餘歲矣文武成康非先進乎固不必前代夏殷乃為先進也孔子之從周者是文武成康之周非春秋之周也而其從先進者是文武成康

之先進非夏殷之先進也子思曰仲尼憲章文武夫非從先進而何夫又非從周而何

問顏子死夫子何以止門人之厚葬曰豈惟止之哉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葢傷之甚焉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曾子臨終舉扶而易簀曰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巳矣大聖大賢其處死生之際乃如此

問子貢貨殖何以為不受命曰知顔子之貧而樂則知貨殖者之不受命矣曰魯齋治生之説何如曰治生之説後世或非之然亦未可非也曰不欲子貢之貨殖却又不非魯齋之治生何歟曰言豈一端而已固各有所當也夫為國者必不可外本而内末然亦自有生財之道為家者必不可厭貧而謀利然亦自有養生之道葢古者人君制民之産田以井授俯仰有資焉人雖至貧固皆可以生也如顔子簞瓢陋巷貧也

然尚有簞食之可食陋巷之可居曾子敝衣耕於野貧也然尚有可耕之田子貢乃不安於故常而貨殖以求富故以為不受命耳後世田無所受人自為生苟無以治生將遂粒米立錐之無有父母妻子且餓以死亦豈生人之理乎葢後世之時勢則然人必有所不能免者故曰治生之説亦未可非也曰學者之治生有道乎曰有非義無為也非力無食也可以為朝夕而已無貪心也是為治生之道非貨殖求富

之謂也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貢少時事何如曰亦曲為之說

問夫子與點謂何曰其意灑脫而不役於人其心安適而不牽於物有超然自得之真焉故夫子與之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何如曰聖門之學只要為己悅開為其有為己之心也與點為其無為人之心也皆切實事曰大意則吾不知也

問辨録卷六

問辨録卷七

明 高拱 撰

論語

問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謂何曰歸是歸還之歸即所謂復也仁乃心之全德渾然天理萬物皆備無少欠闕但為已私障蔽乃有不仁耳若能一日克已復禮則障蔽既去本體自還天下之仁皆歸焉所謂

渾然天理萬物皆備無少欠闕者固即此而在也曰
歸猶與也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
至大也何如曰為仁在己何與於人仁者先難何必
於獲己之所獲猶且後之況於天下之稱許乎且吾
己而吾克之吾禮而吾復之天下之人孰從而知孰
從而許吾己而吾克之吾禮而吾復之天下之人許
之何為不許何為聖人之意斷不如此也後世學不
瑩徹合下倒斷不得纔說明道己即計功類如此曰

非禮勿視聽言動謂何曰非禮即已也勿所以克也非禮者克則禮復矣曰為仁是孔門第一事克復是為仁第一功乃何只在乎耳目口體之間歟曰視聽言動雖在耳目口體而所以主之者心也其幾有動即有以察之而非禮即有制之皆事於心夫豈在外乎視聽言動乃列其條件欲其有據而可循實聖賢精實之學也後世論學者動涉玄虛以駕空懸悟為高以杳冥而不可即者為精徒侈口談更無循據令

人無下手處固知不足以為學也非惟不足以為學
也且病之矣
問在邦無怨在家無怨曰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
然否曰為仁在己於人之怨與不怨無相干涉人情
不一雖聖人不能使人無怨如有怨者君子固自反
矣反之而猶有怨焉則將何以為功而使之不怨乎
且心有所役憧憧於人己之間非所以為仁也況鄉
人皆好未可也不如善者好之皆惡未可也不如惡

者惡之若惡者不惡焉得為賢縱能使邦家無怨亦只鄉愿而已奚所取焉曰然則何如曰莫我知也不怨不尤此聖人為己之實學也君子敬以持己則德立恕以待物則道弘德立道弘仁即斯在是皆盡其在我者也至於人有不合則不必怨尤在邦亦無怨於邦之人在家亦無怨於家之人惟知自盡而已不可有為人之心也在邦無怨在家無怨猶云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者也如此則

志定而功純心安而理得纔是為仁之道一牽於外便非仁矣以邦家無怨為自考亦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意同皆非也此二章關係心學甚大學者更宜體會

問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註云棘子成矯當時之弊固失之過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胥失之矣何如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非孔子言歟夫文猶質

也質猶文也與孔言何甚異者而晦翁但見言出子貢便加譏駁乃似出向背之偏學者不可不察也曰揚子云與其史也寧野其說何如曰此言是蓋聖賢立言有正論之者有較量而論之者然則師愈與曰過猶不及此正論之者也禮與其奢也寧儉此較量而論之者也奢儉皆失中就失中而論之與其奢也寧儉可也若論正理則過猶不及奢不可儉亦不可矣故易以用過乎儉為小過非謂無過也但與其有

大過無寧有小過也即此可知寧野之說亦較量之說也若以正論則固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矣未可即以子貢之言為非也

問君子成人之美註云誘掖奬勸以成其事是否曰奚翅如此人有善而未遂者必為遂之即其人已往其事有益於天下國家而未能終者必為終之即其所為未必善而吾苟可以為之力者亦必於善處成就之惟恐人之不為君子惟恐天下之事之無濟此君

子之心也若小人則不然不止誘人為非黨人為惡而已即人之所為本善亦必於不善處成就之即其善事已成亦必敗之即其人已往而其事有益於天下國家既有成效者亦必隳之濟人之慝以為同壞人之善以為快此小人之心也嗟夫國家用一君子則不止獨得其人之利而其成就天下之善為利更無窮也用一小人則不止獨被其人之害而其敗壞天下之善為害更無窮也噫可不審察而慎用之哉

問質直好義察言觀色慮以下人邦家必達何如曰質直立心之忠實也好義為人之公正也察言觀色審人情之向背也慮以下人心實自謙而不敢以先人也忠實則人信公正則人服審人情之向背而不以先則人自愛敬是故在邦必達在家必達而所行自無窒礙葢言既能處已又能處人則無往而不宜也曰朱子云皆自脩於內不求人知之事然德脩於已而人自信之故所行自無窒礙何如曰固然然乃泛

然脩德之說未切聖人語達之旨也伊川云達是明達纔明達則人自知矣何如曰尤非在邦必達在家必達之謂也

問父為子隐子為父隱何以直在其中曰聖人之道至虛靈至活潑直覩本體不滯方隅是故不以無所不知為知而以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為知不以無所不言為直而以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為直乃徑指其精魂所在而形䰟不足言也後人不得聖人微旨

往往於其虛靈處為之填實於其活潑處為之滯塞乃自以為學聖人也豈不遠哉

問樊須聖門賢者何乃斥之為小人曰小人哉樊須也務細事之小人也無為小人儒規模狹隘之小人也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固執之小人也皆君子之流也學者須要識得

問冉子退朝章曰季氏之罪不可勝誅然但當據其罪而誅之若只因惡其人遂於其所無相關涉者斷章

取義特地相加雖至惡之人亦自不服此章首尾無
季氏字而曰朝季氏之私朝也事家事也季氏專魯
其於國政葢有不與大夫議於公朝而與家臣謀于
私室者故孔子若爲不知者而言所以正名分抑季氏
而教冉有則豈非特地相加乎然則如何曰冉子退
朝子曰何晏也曰有政子曰此其日行之常事也若
有政吾必聞今不聞則是常事耳語意只是如此何
曾有季氏字來曰冉有亦入魯君之朝乎曰何爲其

不入也冉有仕季氏固魯臣也不成只朝季氏不朝魯君乎曰季氏强臣冉有仕季氏故特責之耳曰季氏自是强臣冉有自是不當仕季氏此何待言如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雍徹奚取於堂旅泰山曾謂不如林放乎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季氏之禍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内也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求無乃爾是過歟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凡若此者孔子何曾假借彼又何辭只是學者不可因惡

其人而心遂有所執著有執著便有偏黨雖是惡惡亦自不得其正以是心也作於其事豈不害於其政乎必須虛心平氣隨其有無輕重之實而言之更無作意乃可以觀理之是非這便是誠便是絜矩充之便可以平天下如舜誅四凶其罪在彼據其罪而誅之故天下咸服四凶雖惡若只惡其人遂將不干已事特地相加四凶亦必且不服矣天下又誰服之書曰遵王之道無有作好遵王之路無有作惡王道蕩

平王道正直無偏黨反側葢言公也無私意也學者須要識得此等氣象乃可以入聖人之道曰季氏惡人也為之觧說何居曰季氏之罪大矣有此亦不加多無此亦不加少罪季氏事有何要緊只是作好作惡為心害則大故為明之耳

問子貢問士子曰行已有耻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孝弟何以為次曰聖人之道渾全廣大故其為論劑量的確不

奕毫釐夫行已有耻有行者也使於四方不辱君命有才者也人必有行乃可立身有才乃可適用二者兼之而後可以為士若夫宗族稱孝鄉黨稱弟是有根本之人也人有根本則雖才不足以有為而亦不失為鄉之善士故乃次之此則聖人之論如此若非有聖人之論而使後人言之但稱孝弟便說孝弟之道通於神明何行已有耻不辱君命之足云必不得其理矣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孝弟顧不大歟曰何

為其不大也然取數也多是故有小孝有中孝有大孝堯舜之孝弟語其至也而固亦有衆人之孝弟焉非必皆先於有行有才者也且行已有耻者固未嘗不孝弟也

問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其義何如曰四子者不止各有所長能濟國事其人品心術之美皆可具見何以故曰妬人之長而護已之短有官之大患也而在同官共事

之人為尤甚以故國家有事無敢自謂能謀而遂以謀之者即謀矣或從而討論焉遂逢謀者之怒曰何以討論我也即討論矣或從而脩飾焉遂逢討論者之怒曰何以脩飾我也即脩飾矣或從而潤色焉遂逢脩飾者之怒曰何以謂我不文也於是怨讟叢興戈矛四起方自亂之不暇矣又何以善國事乎不寧惟是有善謀者則遂忌之曰彼何獨能謀也有善討論者則遂忌之曰彼何獨能討論也有善脩飾者則

遂忌之曰彼何獨能脩飾焉有善潤色者則遂忌之曰彼何獨能潤色也於是拂亂所為而不使之成傾陷其人而不使之安雖至顛覆人之國家有所不顧若是則賢者亦不能以自存矣又何以善國事乎今觀四子者各攄所見既不嫌於見人之長裁定於人又不以為形已之短則是同心共濟惟知有君而已非夫有體國之誠意者孰能若是非夫有忘已之公心者孰能若是故益有以見古人之不可及也噫

問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註云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知已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然否曰還是伯氏有罪管仲奪其邑三百處之以公情當其罪故有以服其心而無怨言其服人至於如此則其為人可知矣非桓公奪之以與管仲也曰荀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即此事也不足為證乎曰與之書社非奪伯氏之説也富人莫之敢拒非沒齒無怨之

訖也固知非必此事也

問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謂何曰聖人之心至公至平其於天下之事稱量的確不爽錙銖即此一言豈賢人以下者所能道何以故曰人之學未圓通則言多方局如哭則不歌也必要歌則不哭殊不知哭可以不歌而歌未嘗不可哭也若使後人論貧富之理必以爲怨之與驕均耳惟聖人則稱量至盡曲當人情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若使有貧而怨者必

稍恕之曰彼其難也若有富而驕者必厚責之曰彼其易也即此便是聖人之權纎微無不到處葢天理人情之至也人情即天理也予嘗有言聖人以人情為天理而後儒遠人情以為天理正當於小事覰之更見

問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註云大家勢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責重然否曰大家勢重而無

諸侯之事謂其易也豈以小家勢輕者反多諸侯之事而難乎滕薛國小政繁謂其難也豈以大國反政簡而易乎然則何如曰家之大者無如趙魏國之小者無如滕薛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若使他做家老就是趙魏大家他還為之而優若使他做大夫就是滕薛小國亦不可矣趙魏老尚優况小於趙魏者乎滕薛之大夫尚不可為况大於滕薛者乎可見人各有能有不能若以其優於家老也而即使之

為大夫則必至於廢事若以其不可為大夫也而亦不使為家老則必至於廢人故惟聖人為能取其所長棄其所短然又必用當其所長而不試其所短也

問子路問成人夫子告以兼四子之長而文以禮樂又謂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得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抑亦可為成人夫見得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何以反在四子之次曰人有偏全四子之所長若非難能然兼而有之而又文以禮樂則全人

也思義授命久要不忘若非易能然但信義一節之士也聖人之道必貴乎體用之兼全而後世之學徒取夫一節之可尚使非聖人定論於此其不以一節之士右於四子之長文以禮樂也者幾希

問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其義何如曰此見聖人至公至明處何以故曰不有祝鮀之佞難免於世非祝鮀其人歟獲罪

於天無所禱也非王孫賈其人歟是聖人有惡於二子也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是聖人有取於二子也葢二子人品可鄙而才智可用故以人品言雖其才智可用而亦自是可鄙以才智言雖其人品可鄙而亦自是可用非聖人至明至公何能若是可見人各有所長用人者當隨其長而用之苟當其用雖以二子猶能存無道之國况賢而才者乎苟用當其才雖以衛靈之無道猶可以圖存而

況有道之君乎後世用人者鮮有識量謂其有過舉也雖甚定之才從而棄之既不能以成事謂其鮮過舉也雖艱難之任從而付之又每至於僨事且又用拂所能譬之大匠能治木乃使解牛庖丁能解牛乃使治木又多責備其德行未純置之不用而使學者為之其將能乎此天下之事所以不治也曰然則徒才可用歟曰不然也言豈一端而已彼善一事者使治一事不可遺也不可求備也不可拂所能也若夫

論道輔徳主持國是進退賢否經世庇民則非才徳
兼備之君子斷乎不宜茍心術之不正也學術之不
純也識見之不高朗也力量之不充裕也而徒以其
小才用之則破犂壞轘賫傾危之道矣故治一事者
用一事之才器使之說也治天下者用天下之才惟
其人之說也
問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
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程子曰此非孔子之言誠若

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然否曰此安得非孔子之言
事顧所舉何如耳如所舉非義不待言矣誠為義亦
必用力而後能濟則力皆義也子行三軍則誰與曰
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若不審彼已不量勝
負而徒曰義舉迄無成事聖人固不若是迂也葢當
是時孔子豈徒較力還要以此可克之勢歆魯君冀
其肯為以成討賊之事葢亦莫非義也後世儒者但
言義便不要力但言力便說非義而豈知聖人以義

用其力以力成其義乎曰力何以為義曰譬之人身元氣為主則周身皆血脉也邪氣為主則血脉遂化為疾非血脉之外另物以為疾也義譬則元氣也不義譬則邪氣也若是義舉則力無非義若不是義舉則力乃以為亂耳自義不以力之説興遂使輕事之人不審彼已不量勝負不度事機而徒然以為義卒之事敗而國家受其禍猶自以為義也苟責之人亦不審彼巳不量勝負不度事機而徒責人以義卒

之事敗而國家受其禍猶自以爲義也以魯之衆加齊之半謂以力不以義矣彼宋襄公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是以義不以力也然于泓之敗伊川又以爲愚曰既與人戰却不鼓不成列待成列時圖箇甚夫既舉兵討賊却不量彼巳勝負又圖箇甚乎又如張魏公本自輕率寡謀喪師數萬宋事幾不可爲而庇之者猶曰魏公心事自是青天白日是以義不以力也豈不壞人天下國家曰伊川又云孔子之志必將

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衆寡哉又曰當時哀公能從其請必使顔回使周子路使晉天下大計可立而遂何如曰若是則孔子何不即為之且春秋之時周天子雖在如晝燭然方伯與國固皆魯也顧可告而率之乎一告魯君已不能自主而曰告三子者之三子告又復不可而聖人亦無如之何矣況可以告天子告方伯率與國乎即使顔回使

周子路使晉孰與夫孔子之告魯君也彼顧能從我乎曰胡氏云春秋之法弑君之賊人得而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何如曰此論更乖將魯君先發而後聞於周天子乎則魯君已曰告三子者既不可矣將孔子自為先發後聞乎則孔子一人耳果用衆以發衆何在抑獨以一人發然一人何以發況請討且不可得而可先發乎蓋徒資口說不當事理者也且程必告天子方伯胡乃先發於二者何居

問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謂何曰言而過其行是誕言也故君子恥之猶云恥躬之不逮也曰考亭讀爲恥其言過其行何如曰人必有言如何恥由也兼人故退之如何過

問夫我則不暇註云自貶以深抑之然否曰固是抑子貢亦非自貶夫下學上達好古敏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聖人望道未見之心日有孜孜者固如此也誠何暇於方人

問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謂何曰此知
幾之說也幾者動之微理之先見者也易曰知幾其
神乎幾之未動神亦不得而知也葢既曰詐巳有詐
在既曰不信巳有不信在其幾巳動但甚微耳常人
必待其顯著而後知亦有顯著而尚不知者必有所
揣度而後知亦有揣度而尚不知者以其不明故也
若幾動於彼即照於此不待億逆自然先覺是知幾
也是明之至也可不謂賢乎曰何以便能先覺曰蘇

子有云人之有目者以為無不見也使離婁子當吾之前必有見吾之所不見者焉故非鑑不能照物然鑑之昏者必物之大而形迹顯著然後見之若纖微之物雖細察不見也惟夫至明之鑑只無物至前則已有則秋毫無不見焉不待細察而已昭然矣葢學力精深心體洞徹乃可以語此他人不得而與也曰揚子云君子一誠而已未有誠而不明者故雖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何如曰逆億亦人之常夫

子非為逆億言葢以不逆不億而美人之先覺也謂之誠而能明者必是造詣之至已躋乎渾然純粹之天然後能明然後能無不照非謂不逆不億即為誠而先覺為誠之明也若只以實心待人更無疑猜是謂一誠而已然便能明乎便能先覺乎

問以直報怨何以謂直曰知證父攘羊之非直則知直矣曰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何如曰父之讎不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而闘怨亦有不容不報

者曰以直報怨固有報之道焉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乃泛然之理非以為報也彼有德者既以德報之矣有怨者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矣其於無怨無德者則又何以處之且如宋之末帝至為昏庸而元世祖則賢君也如以天下公理言必當愛元而憎宋舍宋而取元也使文天祥得執元主必將手刃而甘心焉不顧其為賢也乃於此而曰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可乎哉且直者情理之無所曲者

也若本有可怨乃曲其心以為忍置之不問而曰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是匿怨而友微生高之乞醯也可以為直乎考亭平日亦言復讎之義不知何故於此乃如此解葢於直字有所未徹故云然耳然則何如曰怨當報則報之無過則焉不當報則不報無遑忿焉出乎心之公得乎理之正斯為直而已矣曰人臣當國事而遇其所德所怨也則何如曰德吾德也以吾之德報之分之以財可也顧其妻子可也

甚則許之以死可也怨吾怨也以吾之直報之不共戴天可也不反兵可也乃若爵賞刑威則國家所以命德而討罪者非我得用固不可有所假借輕重於其間也豈惟是哉解狐之薦邢伯柳惟其才也彎弓以送之曰子往矣怨子如初則其本情也孔明之斬馬謖惟其罪也既斬而哭之仍厚撫其妻子其本情也夫各有所當焉而已是故君子之於德與怨也稱乎報施之宜而又明乎公私之辨斯無遺理矣昔徐

氏讎予幾致殺身之禍曁予還政付之不報曰不敢假天子之威福行吾私也其人茍賢即徐所親厚者亦用之不疑客有說予者曰公之德盛矣似尤宜用漢高封雍齒故事取徐黨之尤相讎公者而重用之豈不益盛德乎予曰又多乎哉予惟不較而已而何以加意為且漢高君也爵賞自出故可曲意用之以安反側予人臣也所持者朝廷之法予又安敢以朝廷之爵禄封吾之雍齒乎故不較可也從而加意則

矯矣矯非直也且人臣徒務沽巳之名消巳之釁乃不計其人之善惡加意用之而貽害於國家不忠之大者也

問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其義謂何曰此聖人自述其為巳之學如此葢人之脩德便要求福於天為學便要求知於人既而天果福之人果知之則巳矣若不得於天不合於人則有以拂其初心而怨尤生焉聖人灼見夫為學脩德是自家的

事與天之禍福人之榮辱不相關涉故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孳孳汲汲只是下學人事而上達天理做自家的事而已而原無一毫求福求知之心故雖不得於天不合於人惟知有學而已而又何所怨尤乎此其學所以純而不已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夫有為人之心則便務為形迹務為形迹便有所表著而人便知之既自純乎自脩不與於人則自無形迹表著人將何以知之哉蓋非惟不能知亦宜乎其不知也

然則知我者其天而已乎人則孰知之曰反己自脩之說何如曰謂之反己者不得於天必反而求之曰何以不得於天不合於人必反而求之曰何以不合於人還是與天與人有較計處聖人却不如此只是自脩而已非有所較計於天人之間也何為反己曰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是否曰夫子是說潛脩之事無所與於人而人不知非謂平常之事無以異於人而人不知也曰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人不

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何如曰萬物皆囿於天雖暗室屋漏出王游衍皆天也故人但言人不知者便説惟天知之知我者其天乎亦但言人不知而已與天為一聖人不如此説也曰天下皆知夫子為至聖何以無人知曰人止知其為至聖而已至其所以下學上達真境實際處至今誰人知得